

孫子十家註卷六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同校
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

虛實篇

曹公曰能虛實彼己也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爲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虛故次其篇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王皙曰凡自守

以實攻敵以虛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注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法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註一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公李筌並曰。力有餘也。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杜佑同賈林註。王皙同曹公註。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註一】御覽作據下同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己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
。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爲主。
彼爲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
佚事不同。先後勢異。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
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而下。
。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
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
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賈林曰。敵處便利。
。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

。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何氏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闕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闕與之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爲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枸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漢邑。漢將馮異卽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快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

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滑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滑曲。背水東西爲陳。合戰大破之。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旣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強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賈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坑壟。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攻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王皙曰。致

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何氏曰。令敵自來

。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公曰。誘之以利也。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人。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人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杜佑曰。出其所必趨。

【註二】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貓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得過。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鬥者不搏敵。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地外。疲老殆地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

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於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

。大破之也。陳皞曰。子胥疲楚師。孫臏走魏將之謂也。

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以害。王皙曰。以害形之。敵患而不至。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耳。孫臏走輜梁而解邯鄲之圍是也。

【註一】原本作至其所必走字之誤也按杜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上之所釋下或不同也今據曹注及下文改正

故敵佚能勞之。

曹公曰。以事煩之。【註二】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杜牧曰。高潁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江北寒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

始病。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王皙曰。巧致之也。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起而與之戰。我旣不往。彼必自來。卽是變佚爲勞也。

【註一】御覽卷以利煩之者非

飽能飢也。【註二】

曹公曰。絕糧道以饑之。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

其糧道。但能饑之。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如我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潁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屋。有蓄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以亂之。因命合圍。遣羸疾寄穀淮北。廩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僞和之以弊其衆。化及大

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陳偉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王皙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耳。曹公曰。絕其糧道。晁謂火積亦是也。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爲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橫臨泚水。阻兩山閒爲

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爭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乏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公祐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通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於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鬥。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臥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尙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尙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蓄積。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

或彼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韓信軍後是也。

【註一】原本作饑之者後人臆改也今據通典御覽正之

安能動之。

曹公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

李密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必愛。使不得不救也。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陳皞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

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

孟氏註同曹公。梅堯臣曰。趨其所顧。使不得止。王皙

同李筌註。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張預曰。

彼方安守以爲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

已而須出。史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必趨。(註二)趨其所不意。

曹公曰。使敵不得不相往而救之也。何氏曰。令敵人須應我

。

【註二】原本作不趨按上文諸家注則作不趨者誤也從御覽改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入之地也。

曹公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李筌曰。出敵無

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迴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攻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也。陳皞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爲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不勞苦。如行無人之地。梅堯臣曰。出所不意。何氏曰。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

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潼。去臨

潼四十四里。耿弇引軍營其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潼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潼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潼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潼卽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盡如其策。後漢末朱雋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雋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陳皞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稭恃天井之險。不爲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而後守。稭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